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朋友問答十三

王壹字王公

答黄伯淵書

伯淵吾友足下蒙教手恙辱示書稱道太過覽之惕然不敢當適終日賓客紛紛未及奉答今衛悚慚悚吾友性識高明議論精確務爲經世有用之學甚善甚善書所陳巴蜀之士無佐命立功者賓亦是之然論人者當觀其道德之淺深學業之小大至其功業則係乎時數漢高祖之起所用皆豐沛人光武中興以南陽多頭而唐太宗創業亦以并汾諸士皆興王地適遭值也其他有志之士時數不逢則與草木俱腐矣由此觀之巴蜀未必無人也王氏蘇氏李則皆傳文則皆溺其不同者邪正而已吾友一之是孔墨之論也一以貫之本無二說夫道一而已其爲天下國家者是道也吾學之聖人通之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其道

一也曾子之所謂忠恕猶乾坤之簡易而恩賞所謂細與說也吾
友以忠恕為論舜湯武事此初學王氏錄習當在其後相見面否

答從正書　龍溪先生

從正足下原在宗族曩嘗得聲譽於士大夫之口得文字於方
冊間蓋夙期其必入而無一日邂逅之因乃者猶庶淵要獲覓為
幸乃蒙聞示肯臆所與語皆超然世味之外者既荷不鄙且知
當家有人也到家未幾則走稼寄既歸復所既書情義懇然擬
侍非常頑表陋何以堪之書辭宜答會歲暮與趙孺人之京開
春復偶多事忽忽又不報當由未深識君子小人並生於世其好
榮惡辱之心則同措紳謂市道為可羞者將以名節勝之耳李
問所以求為名節而文章者所以飾之之具也并名節而稱李
問文章之稱是猶立其土為墻屋以丹堊飾之而游居寢臥其
下其不為覆壓則幸而已矣唐韓愈柳宗元曰樂天元稹皆當
時知名士故愈樂天之名至今與日月爭光而稹宗元雖庸人

亦嘗爲之無他愈繁矣以道終始而宗究董賈汲黯羽附其能
人不然韓柳元白之文章並駕當世未知孰爲先後所以若冠
履者皆由名節卽不立也自漢唐以來士大夫不以名節爲意未
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朝廷非不加意作成而風俗靡靡日入於
浮薄豈世無其人哉殆公論不立耳公論立則風俗正風俗正
則名節與慶賞威刑所以附此而爲治者也嗚呼名節之在天
下如四支之有筋骨宮室之有棟樑不可一日而廢而今士大
夫忽之意者未之思耶君子立身自有本末使禍可爲而福可
去猶不當以毀以就況命懸於大史非人力所能增損而相時
射利者自以爲計得豈非惑歟吾見其徒爲此紛紛也比繕完
廬舍處無所居因泊近寺飯疏抄經以遂吾雅知被檄到府起
尺觚綠走見臨書增愴惘惟力力厚重以允吾宗

答吳行錄書　龍溪先生

得足下名於士大夫間久矣又聞嘗從徐師川遊願一見之而

假此為攀木緣也張司理來蒙教并示詩文一編把玩至于旬時不能釋手甚矣足下之文不牽於流俗之好也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為一家而與六經訓詁之文分鑾均之飲食經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於天地之沖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為無補於養生皆屏而不用則加籩陪鼎殽烝折俎不當設於先王燕享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倨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為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門其誰不服膺斂衽奈何朝夕畢硯者類皆摭取前人咳唾之餘熟爛萎薾臭敗咀嚼無一字可喜者所[illegible]畢牢矜著不倦而以饋療饑又棄強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為人出而哇也則幸而已耳又數至來伊川之季行謂讀書作文為妨道皆絕而不為今有人於此終日不食其腹徑然擲以示人曰

吾新師與矣其可信哉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
万万識之若非狂則愚我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
才高識明既埋去擧業擧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
哉在乎加之意而已某少時甞疲精於科擧之文頗隨人後
若非吾之所學也遂欲求所以自得者於文且之而年來大為
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既得罪屏居則又欲搜書考筆研不復
為文嗚呼過矣而未甞得其門也何以為厭足下之所當哉求
命祇辱歲晚漸寒千万為斯文自重

答宋知裁書　　定庵先生

公輔再拜前日伏蒙示及君子小人三論反復詳悉其說至當
誠有補於治道歎歎歎歎公輔向在諫省屢因奏對為　淵聖
皇帝言人主無別事唯在辨君子小人而已若一堂之上君子
小人不辨雖日日焦心勞思欲求天下治終無益也然世未甞
無君子亦未甞無小人但君子勝小人則治小人勝君子則亂

房玄齡杜如晦魏證王珪與封倫裴矩宇文士及輩同爭一時太宗能辨之使房杜王魏勝倫矩士及輩此唐所以治也蕭望之劉更生與洪恭石顯爭一時元帝不能辨使恭顯勝蕭劉等此漢所以亂也陛下聰明睿知超古帝王其所用群臣必自有辨然臣區區所以為言者誠以君子小人為最難辨耳房杜王魏為倫矩士及輩之更生與恭顯等所言所行若在史冊以今日觀之君子小人較然可見然在當日雜然並進之時豈易辨哉臣願陛下鑒此進退臣下不可不精加選擇也帝乃曰誠如卿言知人堯舜所難君子小人果不易辨辨之之術卿以謂如何公輔即時俯伏稱賀曰陛下於君子小人果欲辨之又自以為難此堯舜用心然陛下以為難易將至矣茲乃宗廟社稷之福非獨臣之幸天下之幸也臣愚不勝感激欣躍之至臣每每思之君子小人胥壞之不同而孔子以一言斷之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凡智謀才略學問文章人人皆有所長此不

足以辨君子小人唯觀其用心利與義而已在公心任直道秉社稷而不恤死生安國家而不顧妻子嫉惡好善先人後己凡此皆生乎義而已不料國之安危但計身之利害諂諛人主以久其權交結私黨以固其寵引援姦惡誣毀忠良凡此皆生乎利而已陛下試以此觀之君子小人斯過半矣是時帝雖以為默然已有先入之言謂公輔此言有為而發也弗聽也嗚呼靖康之禍實由小人勝君子豈不痛哉此揭前語未嘗形之文字亦不欲示人凞公之論有深中當時病者故追而錄之謹以附呈幸慎勿廣也餘非面不究不宣公輔再拜

答湯工曹書　定庵先生

月日臨海陳公輔謹再拜復書于工曹閣下公輔迂僻與世寡合得官十五年未嘗一日希進此緣朝廷多事輒以管見仰裨聖明誤蒙主上擢在諫省區區愚忠但欲少布愛君憂國之誠志有餘才不足信其在直而讒謗隨之所謂自貽伊慼無補於

國家也得罪以來流落万里所見士大夫為多然承平日久人
衆仕進沉默畏慎相師成風不復知責難於君有犯無隱死職
逆耳雖死不懼古人事君皆然往往笑公輔之狂陷公輔之愚
者十甞八九又孰肯以為是耶前日伏蒙閤下惠書良荷勸重
非佳文辞純白意旨深到使人敬詠之不已且謂真才豪傑夫
子數其難者公輔實愈之而謬稱李固有所不及嗚呼閤下言
過矣公輔之不肖何足以當此雖然閤下不笑其狂不愍其愚
遂以為是豈不賢乎今世士大夫邪公輔嘗謂宋興幾二百年
祖宗德澤薰漸涵養民固未厭也而姦邪弄權閹尹盜朝國計
殘壞邦財耗竭上下蒙蔽紀綱頽壞遂使賊兵長驅中原無復
畏憚禍乱至此未易平復者實縁搢紳士大夫平時豢養貪得亡
恥身謀大重國計大輕宣無渇安大㝡推損不能維持之也詩
曰無競維人夫國家之所以強者有人以維持之人之所以維
持國家者以有氣節也然則使朝廷他日賊平必欲成中興之

功俾斯民復見太平而祖宗基業永永不替非薦紳大夫其責耆舊崇尚氣節相尚維持之未見其可也閣下妙齡秀發學高識明議論已有過人者苟力行不怠自信不移異時推其所蘊而見於立朝其直氣大節斯足以維持國家矣此吾甚慶存之人所以望於後生者如此願少勉焉天下幸甚公輔以阻雨頒倦未能一到門下姑此進謁尚冀亮察

答何博士論文書　　唐恭路作

掄仲教授賢友頃辱不鄙洊然惠來貺以長牋逾數百言讀之亹亹忘倦三不釋手若累日甚詞豐其識遠其議論有淵源以足下妙年穎脫談笑取科名而所存如此所自得如此碌碌固不數舉學子豈宜闊視前輩追蹤作者今迺勤勤懇懇過詢於鄙人以作文真訣爲目且不以下問自恥以此見足下進道之心而所存所自得又未可量也詳味書首未足下既窮往古以求唐虞夏商周之遺意又徧歷代史以考秦漢魏晉南北至隋唐五

悉之所由發揮諸子百家野史小說之書與夫近世老師宿儒所爲文字無不旁搜而兼采之其好古如此則其所存所自得爲如何哉僕才韻枯梗已降伏于下風又烏能伸其喙哉况爲文之說又失其傳自韓吏部退之傳之皇甫持正持正傳之來无擇无擇傳之孫樵至樵而每下矣樵亦未嘗與人言及文竟懼得罪於當世也世无韓吏部恨僕无所師資其敢論文哉然切以古人之所謂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言之於可行行之而可久非無用之空文也觀古之文攷古之道以究古人之用心俟可行而措之行焉此心期於足下想亦足下之所自期也願保神觀勉進於道以慰所望正月十五日某再拜

答唐希德書　　縉雲先生

蒙惠長牋以贖并所著書伏讀數四至於歎仰曩昔洛中有張横渠程伊川兄弟好古至近世頗有其徒尹彥明尹彥明死此孝悌絕然張程得孔孟但專於誠敬一端誠敬是矣道由誠敬

入微致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山川草木鳥獸裕如之此誠敬特非由以人之徑述而已使道出於誠敬則天資莊重朴愿者皆不學而能也道豈非莊重朴愿亦尔哉故知張程所得於孔孟者甚淺然當歷得隊孛者爭取枝葉陂僻暫而之它失其室家之荷程張守為己之學為正宗以為猶愈於其它也今詳味所著深窮堯舜文王孔孟之所授大體乎天地幽行乎鬼神明敬之事物廣矣大矣此張程所得万万顧不肖何足以語此雖然粗有聞焉道有至味如巽嗜飢飽惟有以自知識有得焉妥然充然施於四體矣孟子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充實之謂美吾之樂也美也人莫得而知也故道之得不得以吾之樂不樂美不美自知焉可也而左右問朱先生又問劉先生今復以問僕言人可得而聞也心之得人不可得而聞也既得矣樂矣美矣受何問焉意左右爲後音覺振希音鼓聾聵特為同志往復以成其說是是若曰質於人不若質於己之為可信又有甚難者得之

難難矣然猶有得焉人也得忘其得然後能天是故不動心云養氣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无知識也心忘也嬰兒不自知其純爲真純此顏氏交臂而失者也不肖非能至此以左右可語其難故因述欲相与坐進之而已勉之哉勉之哉好名之鑄瀆見諭當日昧日晦以至於含者争席以至永命東西相望无階合并千方爲此自厚

報白執禮論易書　　縉雲先生

某蒙貢以義易大義僕自遂州歸伏田畝幾半年親知書訐紛紛以不倩无益否則強僕以不樂爲之事又益厭苦每得一書至怒不飲食今日乃獲足下以聖經疑義見質告以所未嘗告者撫髀依幸然僕何能知易姑求知於象數之間而得其梗槩足下言需之三陽失之竅一陰失之介求易務其深而深理未潛秖自累於先儒无益也易生於有畫无畫則无自而生三陽既竅也非其所二陰又介而陷如是而害處需者必不過三

陽二陰躁介之為則三陽二陰可以无炙何有於需卦哉蓋可為即為之与未可為而當少需焉者无世无之无時无之无人无之聖人視坎之乾下有進而遇險當少需之象故名卦曰需又分為六爻繫陳吉凶以遺後世故君子臨事一日不可无易也需之時二陰作難陷一陽於艱險之中彼一陽者又剛健中正可輔以有為在下三君子同德比義力可以救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可也豈當以躁為戒耶湯武可輔故伊尹太公望之徒翕然興起後世不以為躁東漢桓靈昏為難輔三君八俊不顧成敗出攖大禍固深可痛惜然亦李固輩有以自取也三陽或言吉或不言吉凶皆有深旨見九三致寇近災若濱於危殆者然天下事隱忍不斷則利害不決雖聖人亦不得已而為之湯武是也書曰紂克予唯予小子无良聖人固未嘗以万全自予知亦敬慎其事庶幾不致於敗事而已二陰者四陽需時以治之之人也坎陷也猶穴也四在坎前為出穴六在穴後為入

穴小人處不見成敗敢以其陰柔之質出穴以抗三陽故傷傷而後聽從小人之情固如是也六退於五後不敢當三陽之進比四爲无罪君子度其无能爲不足慮則亦捨之而已上因之而吉也王輔嗣之亡獨行八百餘年近有伊川然後易与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爲可廢然伊川往往捨書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躰以觀其全毋求之於爻辭離散之間故其牂誤十猶五六甚可惜也區區之見如需於說文繫不及具論意足下詳其說苟无大叛於理宜即需以求其餘求而不得不若姑從伊川而已无鑿其成理以自異於先儒其善

答晁子止論易書　　縉雲先生

其蒙以廣博示誨伏讀深研及弁其鄙見由說以從精當之旨者非一條矣獨一二義有可疑者輒具疏于以上浮瑩聽又辱矜憐不以其終不可告語詳說指味俯迪蒙覆披味至言欣躍何已孔子曰吾与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教者之心亦欲人

於問答之間特有違異然後相与起其深思故闢益之餘輒又及其一二以須平教之也履言柔履剛以六三一爻言說而應乎乾以兌乾一躰言敬聞命矣但履虎尾不咥人之亨繫辭也彖辭以釋之今引彖以配繫為一似非近釋繫之意若作柔履剛說應乾是以雖履虎尾不咥人而亨其亨如何履帝位而不疚者亨之事也如此統彖以歸繫於理為順蓋五居尊位兼承皆剛其應亦剛宜其過剛則病彖中言柔履剛說應乾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履之所以為亨也漸之得位指五而言蓋孔氏舊有此說今重厚疏亦以直主於五則爻節疏等非漸之義謹受教然一二讀之間得位其位使有一義猶似大豎幸吏入研思也艮言不獲其身為在我不見其人為在物理誠甚明然廣傳之作以示无窮今大判其渾全之躰使後學先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某獨既以止義者非謂止於一曲也天下時事有可為与不可為者聖哲於此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者而已

艮也者止其所當止云耳而彖并論行止動靜者蓋行止一道也可行也聖人以其止者行可止也聖人以其行者止行止繋於特事者不同变通存於聖人者无二故并論行止動靜然後可以尽艮止之義愚意以謂捨物我而䟽以止義則行在其中可以粗喻微言於簡約矣冊三之瀆伏紙汗下伺台旆啓行即趍道左聽别卒聽其是否也

答徐得一書　　横浦先生

來書論仁益見存養甚矣吾子之好學也然不耘苗者固非好學而揠苗者亦非善學也故斷斷者謂之无志而急躁者是寡自期仁乃聖門第一語不存養數年而欲求於一日之間是以易心窺仁也前日已面語左右矣來書第以寬已撰人為過仁字耶之仁果何物耶至於克己復礼之説歷歷所聞於左右者於公何補焉切戒潛心默識以歲月求之忽有得焉願見教

書

師友問答十四

答李樗書　　　　横浦先生

某啓未及拔識遽辱惠書具審初冬起居佳勝良慰良慰某林下通水火不復如昔者与士子游而求書去兩傳者有者甚也甚要惠餘生耳目昏聵口面喎戾去死無幾耳舊學荒廢頓失蹊徑吾子好學如此益以重僕之愧耳然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止於務博洽工文章也内目砥磨外更切磋以求此心心通則六經皆吾心中物也學問之道無過於此此僕聞之於先生長者今老矣尚記憶焉輒以告吾子若乃難疑質問僕老且病無以副吾子之勤幸加察焉正遠保愛

答李濟州書　　　　西山先生

濟州足下辱書累千百言其辭甚盛其意甚寵且於濟州為謙下

之德在傳不敢當也傳昔游益昌濟川在漢中孰聞濟川之賢
傳既免劒外之役求此官自効或謂岩邑遐陬霧露之毒風雨
之變非人境也傳自念平生多不堪欲杜門却掃不見世人雖
因山居夷何恨由余趙佗皆夷天下士尚自寬異域況其下者間
丈人已開府吾濟川在旁得師如丈人得友如濟川足以為過
既至此其客寂鄙陋之風過所聞顧能安之不覺日月之成歲
也丈人恩義非所蒙尚以未從濟川游為念其故皆濟川所自
敘復何道濟川與傳未相接而雅許太重似欲俎豆於前輩諸
公間負負无以自辨傳不肖不自知其駑蹇妄欲以文字規摹
古人少嘗有志矣今老且病氣象索然迄無成功獨此心尚在
耳今之文其猥近俗下者不論至能自激昂者務以奇怪為功
曰古文也其法如此嗟乎所謂古文者當爾耶易曰公用射隼
於高墉之上孔子之訓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
[illegible]器動而曰如此故曰辭達而已矣韓退之以文章自負其

少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使然以為戛戛乎難合矣至年益高學益成則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夫退之之是孔子之達也文至於是辭至於達無餘事矣且平易明白者也非奇怪者也潁川極意於此尚勉之哉博羸頗就死無能為矣歲晚陰雨岑寂甚思相與一笑作樂行且圖之

答王子儀書　　箕山先生

古者莫不有師為學為國為弈為追為舞以至鎛鍾笙磬弓矢車輿亦皆有之其在成周之時皆為之設官況其上傳道授業將學而為士者哉由秦漢而降唯置博士員他師之官並廢他師之官廢而私傳習者不替其博士反止存其名學者不即為往往各自講問於閭巷之間如漢之太史載於儒林者類非出於所置博士也聖人之道因之離散無以一之於是蘭陵之為易者知孟喜不知東萊之費直濟南之為書者知伏生不知曾之孔安國魯之為詩者知申公不知燕之韓嬰齊之轅固齊之

爲春秋者知胡毋生不知瑕丘之江公也今凡爲傅士者自謂射利不徵於其躬傳書不閱於其前吾唯安坐而食爾者弟子之籍者又曰非有事於學吾退而目其廬嗚呼師弟子之失其職其亦久矣某念此方愧且懼忽承足下率先裁書見過無乃有感於僕所云者并書屬僕以古之道而不欲傅士者徒存其名歟某切恐不勝足下之責也雖然尚有間焉某敢距其請而不傾蓄其有而不陳乎於聞有疑執經以來當與足下商之所謂非足下有得則僕得矣不宣

答孫叔豹書　箕山先生

甚矣世之不用其誠而切磋琢磨之道熄也故自某來此多有以文見贄者率以譽而不以規固已不樂而切惜屢屢者登乎四百之數豈無一直而諒者耶及今得足下書讀其言誠古友之益者也然以韓退之蘇子瞻望僕則愧非其倫焉足下之言曰退之子瞻其過後進之士擇之也精與之也

寡然後足重而僕汲汲然不置衡尺於胷中槪弃其評說
吱毋比來則應之應之愈多則不足為重焉說或近達於
今則來者日衆應之有所不合是又不可繼焉僕乃知足
下於二先生第能推尊之豈於其行事第之考抑藏之而
不言姑以是激僕也歟退之蓋嘗自言來者不可不以誠
荅雖衣破衣敝麻鞖無大知識如呂嬰山人者初未嘗棄
天下議已而金玉其音也子瞻在彭門則見張山人在燕
安則見古生焉生與夫賣藥之郭子沽釀之潘丁李季邊
以留見其在揚城儋耳則有黃洞黎子雲符老吳翁於新
數子若咸為賦詩盖如足下所謂至其門者皆得以相援
者焉惟夫庸庸者且不遺則卓犖自名者固取之矣足下
但見退之之得張籍皇甫湜李翺子瞻之得黃魯直張文
潛秦少游及吾從父無咎而不知其求之於衆也盖自吾
孔子其於人也必汎愛焉雖有斐然狂簡之子亦思有以

歟之成就其為賢未聞與絕人也故孔子之後獨有子張者知之子夏猶不也子夏之与可者拒不可者未若子張之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焉故大賢則無所不容矣足下何不爲孔子子張之亨而遽欲爲子夏之隘乎若曰來者衆力所不給則非所當憂也譬之鍾焉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鍾豈以爲勞哉昔者燕有負千鈞之弩而至魯者魯之儒見其張然憂其力之不勝而絕臏折脊以死其負弩者見魯之儒操觚而書執牘而吟亦憂其不自休將屈腰而手敝何則各以其不習者觀之也足下吾之徒也何爲憂吾力之不給哉足下朝夕史科不但繼僕所爲職行遂外乎通顯之位士方有望焉其無以是爲念不宣某再拜

荅朱元晦書　南軒先生

示及諸君操合出入之說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一說亦頗

得之然其間似未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爲喻又以夜氣爲說而引孔子之言爲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內也及其舍而忘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不見乎此也蓋無時者言其存亡出入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存者其可不以主一爲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存亡爲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盡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迁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寖明而心可得而識矣

再答元晦書　同前

仁之說前日之意蓋以爲推原其本人與天地万物一躰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躰最爲親切欲人躰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蓋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躰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与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躰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躰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前日所謂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者非謂禮義智与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礼知之發見者言着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四者然据文勢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則曰仁而已可也（或云天地之心詳備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元爲善之長人之心其德亦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仁爲人之心如何）前日所謂元之義不專主

於生物者疑只云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謂生物者亦
无不甚著者矣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兼未
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發而中節即其在中之理形
事事物物之間而无不在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爲一物以主張
之於內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无內
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其情之理然能
返之則亦无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不識如何

再答元聘書　同前

栻幸相安不敢廢學惟相去之遠再思講論殊不勝情耳近而
書中所講再三詳之如中庸章句中所指費隱雖是聖人尋常
亦有說費處說隱處然如所指者未免乎牽強者恐此數段不
必如此指殺栻方亦草具所見更完異同處俟更研究後便寫
寄也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恐不若只
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似完全如何仁道難名惟

公近之說不可便以公爲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爲深切愛終恐只是情蓋公天下而无物我之私焉則其愛无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盖未嘗不以愛爲言也因與元晦推本其理者異然元晦之言傳之亦恐未免有流弊耳幸更深思却以見教中庸集義前日人行速附去不曾校得後見謄本錯誤處及想自改正也序文更幸爲體拈其問有云若横渠張先生則樹與上下講論者也未作會志同方者也不知如何如此未穩亦幸爲易之蜀樞再帥此間人情頗樂之今次奏事所以啓告與夫進退之宜想論之詳矣因其送兵行附此一紙它俟後許

再答元晦書　同前

通鑑綱目想見次第甚有益於學者也垂諭胡致堂所論五王不誅武后事偶无別本在此檢得然大綱記得其說武后誠當誅舉竟既立其子難誅其母如來教所云至於予奪輕重之間

不過告享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闇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武愚見五三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明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是嘗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与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復衛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嫗則義正理順唐祚有太山之安矣試思之如何不復書見周公章恐只當從程子之說晝寐之間亦思念周公之事如見其人然猶云見堯羹牆之類也若謂真見周公於夢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而有所恐非聖人之心也（若其夢寐之說是誣上真有斷律說非誣也）何有於我哉械後來只改作何獨我有之之意程子所謂使事者勉進乎此者也若如向來所謂君子之說孰能出孔子者哉終恐非聖人辭氣耳近晦叔理會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謂雖使其久假不歸亦憒不知非已物柱恐孟子之意為此言以是開其自新之路曰焉知其非已有也謂至其能久假而不歸雖未敢

使謂其能有之亦安知其非已有乎氣盖字全也如何九月間嘗拜書從城南圖并録小詩去且求書樓大字不知曾達否都不見來書說及耳書樓已成只是三間子稍大於月榭可也願早得之

答陳平甫書　　同前

某自幼侍親來南周旋三十餘年間又且伏守墳墓于衡山之下是以雖爲蜀人而不獲與蜀之士夫以親友其於賢每以是念往歲得建安魏元履書始知足下之名且聞廷對所陳大略念足下天資剛毅人也根末之識耳雖然世固有天資之美者尚不知進乎學則終身安于其故而已盖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是以君子必貴乎學也近得猶子然書復聞足下超然拔出流俗志於古道孜孜不舍則又歎足下於世衰道微之際能獨見自立如此其進也何可量則愿見之心益虔今得足下書并所論若干道藏累牘伏而讀之无非以討論問學之

事而果有以知足下之所存甚幸甚衷惟是不以僕為不能竟欲与之共講斯道而勉為君子之歸固所願若若夫推予期待之過其實則非所敢當也僕自惟念妄意於斯道有年矣始時聞五峯胡先生之名見其話言而心服之時特以書質疑求益辛巳之歲方獲拜之于文定公書堂先生顧其愚而誨之所以長善救失蓋有在言語之外者然僅得一再見矣而先生没自尓以來僕亦困於憂患幸存視息於先廬緬繹舊聞返之吾身寖識義理之所存湘中一二學者時過講論又有同志之友自遠而至有可樂者如是又五載而上命為州不得辭縱為尚書郎偎以贛言謬被簡遇遂得執經入侍且預都省下士誠欲自竭庶幾以報而孝力不充迄亡毫髮之補歸來惟自省厲蓋愈覺己偏之難矯聖賢之無窮而存察之不可斯須去也謂此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之章思欲与海内賢士切磋琢磨庶幾卒以無負初志然則自治之不暇又烏能有益於人哉念辱足下

万里盡意則亦不敢隱耳盖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傳於千有餘載之下今二先生之言雖行於世然識其真者或寡矣二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孔孟之道其博厚高明雖曰配二儀之无疆然其端豈遠於人心而欲亡求哉人病不能推而充之耳世之聞二先生之言而驚疑切怪者固不足道而其間有慕高遠者則又儱侗虛矜而不循其實亦為失其真而已切以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返復觀之則可以見盖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盖互相發也爲仁之要孰尚於此學而不知其要則泛濫而无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无窮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又自有功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畫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區區誦其所聞且不盡宣惟願足下毋忽於卑近以卒至於

遠夫則幸甚幸甚別紙所諭亦各以鄙意批呈未知然否自今旣定交於万里之外則不惜時惠音有疑有誨有得有疑一二詳及勿為无益之書所願望也

答陸子壽書　同前

某聞昇仲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為尤詳每懷願見以共講益瞅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辱枉教三復無義有感於中弟惟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求覬講之未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遼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者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

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之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明示以用工之實而无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无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爲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故臣區區毎願從世之賢者相与切磋究之而感意之厚欣幸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然一别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亦坐枉費心思耗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布復草草正惟亮之

答直夫書　同前

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畏哉世固有不取異端之

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之中而不自知此則學之不講之過也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未知以何為天理而存之以何為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為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為人欲所亂不然雖如異端談高說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學者視之皆為人欲而已矣孟子於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蓋乍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蓋天理之所存若內交若要譽若惡其聲一萌乎其間是乃人欲矣雖然怵惕惻隱蓋其苗裔發見耳由是而躰認其所以然則有以見大躰而万里可窮也內交要譽惡其聲亦舉一隅使學者

推之耳目用之間精察不舍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
甚愿以所從事者在是顧高明細繹而反復焉庶幾有其益也
念死以復來意不覺多言伏紙悚戢

荅李秀書　箕山先生

辱告以三代斈者所爲道德性命而求儀論焉足下知志於斈
而未知要自有守爾盍不六藝之間而及於性命道德之源乎
傳曰斈不躐等故孔子告伯魚者必斈詩必斈禮豈不有次第
哉其性與天道則子貢有不克聞者焉惟數十年來斈士大夫
始喜竊其端以亂微言擯前脩而斈新說每語人曰吾之所斈
者惟其道德而已矣其惟性命而已矣然有方窺諸章句訓詁
而未及通究其道未得其所由或得諸子之末流其近似而非
者好之始猶諱其名或問之則對曰固聖人云耳既久則顯爲
孔氏之叛而爲諸子之歸矣嗚呼斈者幾何不之楊之墨耶敢
因足下之感而陳其本旨昔者孔子之道傳于曾子曾子之後者

子思子思以所得者為中庸四十有九篇其言性命也得于今
者財一篇而已其旨明白而易究閎大而不詭足下果欲此之
斈其亦不必於六藝久則自有得矣不宣

答楊秀才書　　方舟先生

示書併有所教不勝感喜六經論似不必僕更作作之非以好
奇立異也正恐漢儒以經專門黨同伐異分裂天地之全耗斁
大道之純而不能以相一流為今世舉子之斈其先用僻僞正
可一笑則又甚於漢人之說經者比僕論所為作也若夫好古
道循古斈知古文如君礼者庶幾其之或有所見僕願受教矣
其他強斈人大嫌鄭玄尋常舉子碌碌于百輩門户蚤究白首一
經尚且了不徹何暇及古道古斈古文乃敢妄議前輩乎如君
礼作詩以晩譬之彼未必理會得況僕論乎老泉知之近世張
益州知之其他以六經若論多矣未必盡如二公渾然合六為
一也古固有易未畫也謂易詩春秋出周人唐虞夏商見易詩

春秋乎三禮與書豈出於漢人二帝三王乃無禮樂尚書乎韓宣子所見為何書孔子何取而作六經解也經則道道則天天有二乎六經之施於天猶一人之說天若不然六為一支離多岐者愈益不得其說而道真迥遠矣楊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僕曰說天者莫辯乎六經可乎餘人知楊子之說而不知僕之說此止可以茹嚼也所寄詩多奇趣更宜勉收筆墨入規矩科場之用如君礼特欠一弟他日一線路出魏口七縱八横儘有用處勿遽勿遽側近亦有過從士友乎村糟說村話亦可為時節雞豚之好亦不惡餘以力衰自愛為請兩編却還去老倦以怠何暇與人說開文字閒是非亦甚厭鬬之恩除吻綱毋愛衛荷不宣

書

擬古書

代伯益上夏啓書　　雷夏先生

臣益言臣與先帝比肩事堯舜在二十二人之數先帝以老臣爲賢以天下授句臣德薄力寡不足以當之且知天意人事盡歸于吾君矣今君身臨大寶手握神器老臣得伸一言以爲裨益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治之得其道則民輔之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故帝堯不授于子而授于大舜大舜不傳于家而傳于先帝盖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而不能子兆人成一家而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吾君繼之勿忘其勤臣恐失大寶而毀成器也先帝力拯横流爲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州乘四載距四海櫛風沐雨奠山濬川却昏墊之憂平水土之

是以父逐而是念闔于天而不名然後六府孔修四隩攸宅與播殖之利定貢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淳化是以授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世界宮室惡衣食見罪人而泣聞昌言而拜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五國可謂勤儉矣今吾君得不思其艱難乎念其勤儉乎且創業者易守文者難始則苦于焦勞終則流于逸樂今君生居帝宮坐即天位勿謂家傳之物謂已有之宜惕惕而懼其失也知乎人無所親親乎有德人無所懷懷乎有仁苟不肖而毀先業亦為吾君羞吾君以吾言為何哉聽用之則銘于懋凡可也罪咎之則斥於崑崙可也庶幾吾目朽骨泉壤見先帝而無愧色矣斯言非使吾君其念之吾益頓首

代留侯與四皓書　　雷夏先生

頓丞相留侯張良謹裁書遣使致于商山四先生侍者蓋聞有天地以來聖人曰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讓況

乎風移世變民澆化瀉北面而為臣者乎有國家之未嘗慮
所不及得不資取于賢士哉先生抱大道藏大器榮辱之事出
于身外興亡之理了于掌中膠漆雲泉泥滓爵位瓊林瑤池以
遊以息雲漿霞饌以飲以食芳君桂父先生之交也青鸞紫鳳
先生之駕馬也龜亡鶴夭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顏未改万乘不
能亟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
歷觀古之聖賢未嘗不有意於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
所進則為天下之福退則為天下之亂在暴秦勃興焚毒華夏
猛虎攫肉吞網凝脂君德甚于虎狼人命輕于草芥先生知國
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于山林其隱也可謂得其時矣
今皇帝奮布衣提利劍撥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沛會雲雷
於泗濱所以拳亂秦竃掃強楚可謂英雄矣既而華夷一鼎彝
之緒定覆盂之固成垂拱之風唯於儲嗣之間忽發有廢立之義
臣下股慄弗敢違寧良與濟同起于草莽間殆五六年經七十

戰出奇畫策未嘗有一事見違唯於此時言不獲用掉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万戶侯乃布衣之極敢于此際愛死不諫乎蓋避死而無益于國事矣至又聞古之天下者禪讓于賢今之天下者封植其子亦已德薄于古矣苟不選擇賢哲樹嫡立長能無毀宗社乎今太子為人元良立事貞固少海流渥存留震嚴三善克隆百技無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下失望惸然先生于此時可不有意于民哉良願先生出雲關開幽幌駕玄鶴馭金虬俯降殿廷廓對旒冕定天下之惑使君上之疑隱息言默之道豈獨美于昔賢耶以凡于聖人之所議望先生無藏轍杜轍之慶發函一披則万國幸甚良頓首

代韓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書　廣陵先生

子厚足下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使又聞得子厚文背雄翮強据淵源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間亦小有務辯而巫理趨文而背實者然亦之立

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此置之近有傳洪浩初序求衍讀易而駁之不知真子厚之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真子厚作然反復讀之亦駁而疑文恐非子厚而他人作然也不然何子厚見禍太甚邪巫孝稱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且於情性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聖賢君子之出處事業至于次第配類莫不倫理故孔子原聖人設卦之因而系辭之則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類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又其下曰同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而皆不若浮圖氏棄絕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説若論語

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為邦問患盜之類亦至于問鬼神與死則皆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類又非若浮圖氏誇誕牽合以塗蠱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為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有萬一偶爾暗合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崇好之邪是猶救狂疾之訴以耳聾而目見有類乎狂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況又去父子夫婦而無万一於周公之美者邪且子厚謂愈所罪本跡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者不知子厚之學果由跡亦異耶夫然子厚以仁義而手援溺以逐父足謂其為跡則亦可邪子厚亦患愈斥浮圖以異友為之說曰將友盜跖而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矣哉曹胥有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夷之若杞侯[illegible]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圖以夷則孔子亦不得斥杞子以亦夷而不思其中也至如孔子者其取舍嘗不免子厚之過耶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嘗若浮圖氏之捨

君臣父子耶不然則否也俞嘗探佛之說以擬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邪不然佛妄人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唯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皆教人興利除害驅龍蛇除鳥獸蹈殺牛牲犬豕以養老作生祭死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知而不徧愛物者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人者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寸異於佛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不信之耶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然則孔佛之不相為容亦已較矣何獨子厚能容之也俞嘗觀士之不溺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群麋鹿從死而不悔者至有負石而自投者以君子觀之是皆礙于中而急于外者矣噫嗟子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斥于朝乃亦不能自寬

矜以爭於僞更狀而不悔也溥乎中而急於外者砥彼雖不當
狀然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必求其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
嗜安閒者則浩初之心尚何宜如（一作於）甕莊也心溺於虛高之
言而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沉河者孰得哉俞嘗笑今
人之謂有智（作斂）者謂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釋氏之器狀舊毋
完而暴礫之謂為毀也可矣首從來不為毀者是自然耳豈人
毀之耶是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說入中國流數千百
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之者衆矣烏知其有不敢此以假彼者
耶況又玩其說者常名儒也孟子謂大人豈不仁於凶人者豈
盡無意邪正謂是也使佛之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
孔孟而或上之則君子者當先衆民而奉且行之矣伐彼善而
固為我異謂俞豈肯自為之耶雖然子厚猶謂俞為之也子曰道
不遠人為釋氏者竟不遠人邪謂為聖人不得开者果信然哉
石中之玉信何如也俞白

代曾奐答弟子書

公是先生

奐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獨竊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歛也歛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衰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変稽之千古而不疑雖有周公百輩將復出於世亦无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歛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歛而夫子歛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矣吾與諸足下奚所識

學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
儕謂足下猶衆光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光名之星
比日月之明雖積累數万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
吾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外
夫子之席而吾与諸足下趍進于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
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
能皆有所辨而不能斷譏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
應是時有子能勿慙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者吾友子淵實
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於夫子
席吾猶恐夫子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与子淵德
明而仁備孰与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与子淵嗜夫子之道而
鄰夫子之性孰与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皃之似
而欲外師之席竊師之名不亦難乎夫容皃之似者非獨有子也
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矣先於有子哉諸

足下果何欲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此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倚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所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窮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性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痛悼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性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以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不假設而為之乎譬足下孟如此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果有知則子渺乎孜孜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宜思之不宜

擬孫權答曹操書　　斜川先生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取子布外禽劉備以自効書詞勤款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不略布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入海請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引刀自刎不肯以身辱於漢韓信以全齊王終束手而歸卒不能死於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有胡越同舟之勢承平必遭良弓走狗之悲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百六董卓僭亂宗廟灰燼陵寢發掘故依袁術以舉義耳傳檄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騁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號位行辱義師又同時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桓文之業耳不幸有荆州襄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終先

臣之志僕受遺以來坐嘗膽日月之逾邁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兵法顯於吳有破楚入郢之功權若一旦効諸君有非常之遇縱不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哉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由家門宦官之亂才息董卓之禍復生傕汜未誅袁劉蠭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劉備二人耳比董卓已斃覩天子反正僕意公掃除遺孽同獎王室上報天子与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奉春秋朝請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伺隙之志挾天子之威逆殺生之柄丧引曆數陰構符命忽董卓之前鑒踏王莽之覆車竊為足下哀之也僕与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聞公納椒房邀九錫不惟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劉備之爲人雖少就僕觀其爲人雄才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而長於取人有漢高皇世祖之遺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其忠義慨然不替昔裴僕以爲今海內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始備之有孔明法提

君舉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敕昭與備僕嘗病狂而足下亦何必哉諺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僕與備實有脣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吴蜀犄角之形耳今使僕取蜀是吴不得獨存也蜀亡吴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也虞公弗知故及足下之意其亦出此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夫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地者哉特以公未敢恃耳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戚之使至憂憤而死況僕有赤壁之怨雖許盡釋前憾然豈敢望公不食其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爲縱不見害而大舜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寔在公側怨讎已多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況足下錄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能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皁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

才智在公上者即殺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後悔耶甘言重幣幸勿復再不宣

答外國書

答西夏書　　范文正公

正月日具位某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如金石我　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旂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无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産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送死各終天年使堯舜之民爲堯舜之俗此　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嗟呀遣使行弔贈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

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于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礼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埸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對虎兕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使某經度西夏而命之曰有征无戰不殺非皇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某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向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子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

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其亦稱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以稱帝今夫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使藩中有叛朝廷者則大王謂為霸王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援契丹之稱究其躰勢昭然不同使蠻夷万民拒朝廷之礼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万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万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洶洶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礼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繼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明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荊湖西川有九江万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觀諸侯之兵雖五代之暴垂八十年

天下无禍乱之虞 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万邦吴越纳疆并晉就縛 真宗皇帝奉天体道清淨无為与契丹通好先大王貢礼自玆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仵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其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无備上心不疑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玆漢之兵民豈有血戰而死者无一城一將願掃大王此可見 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揺之驗也与夫間者之說无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闘不熟紀律劉子之徒忠義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居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産曰小國无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産之言今邊上訓練稍精恩威有力有功必賞敢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争議進兵如其不然

宣撫司今招討司統兵四十万約五路入界者其律曰生擒皆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也某又念皇帝有征无戰不殺非辜雖然師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魂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与招討大尉夏公經略安撫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討而安之重人命也其藩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礼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単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国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貴上国存中外之体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

兵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帛物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海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其群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勢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无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自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向順自下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生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无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其今日之言何獨利於大王蓋以表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

回契丹主書　宋景文公

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皇帝闕下乃者羌部宿師朔方違命僭稱位號因念私恩惟鄰壤之方脩聘姻聯之且舊遂停討伐更示含容賞增歲用之常共議威懷之理尋煩定命已許自新比沐使華備形書旨乃知元昊不恭藩職罔憚親征威聲有行兵[illegible]接納其款附之計許以覲見之儀責獻屢臻旋刑具舉仍結誼信敷述還衡戢欲服叛之仁尤慰締交之素俯兩朝講好從古所无各臻偃戢之期均布息民之化然陳單非必道勤劭春律暄融天祺[illegible]茲傾係寧嚮敷舒今差某官某充回謝國信使

擬詔西夏書　　穎濱先生

鴻惟　祖宗兼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為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嗣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illegible]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還冠攘之兵已數將吏積憤卿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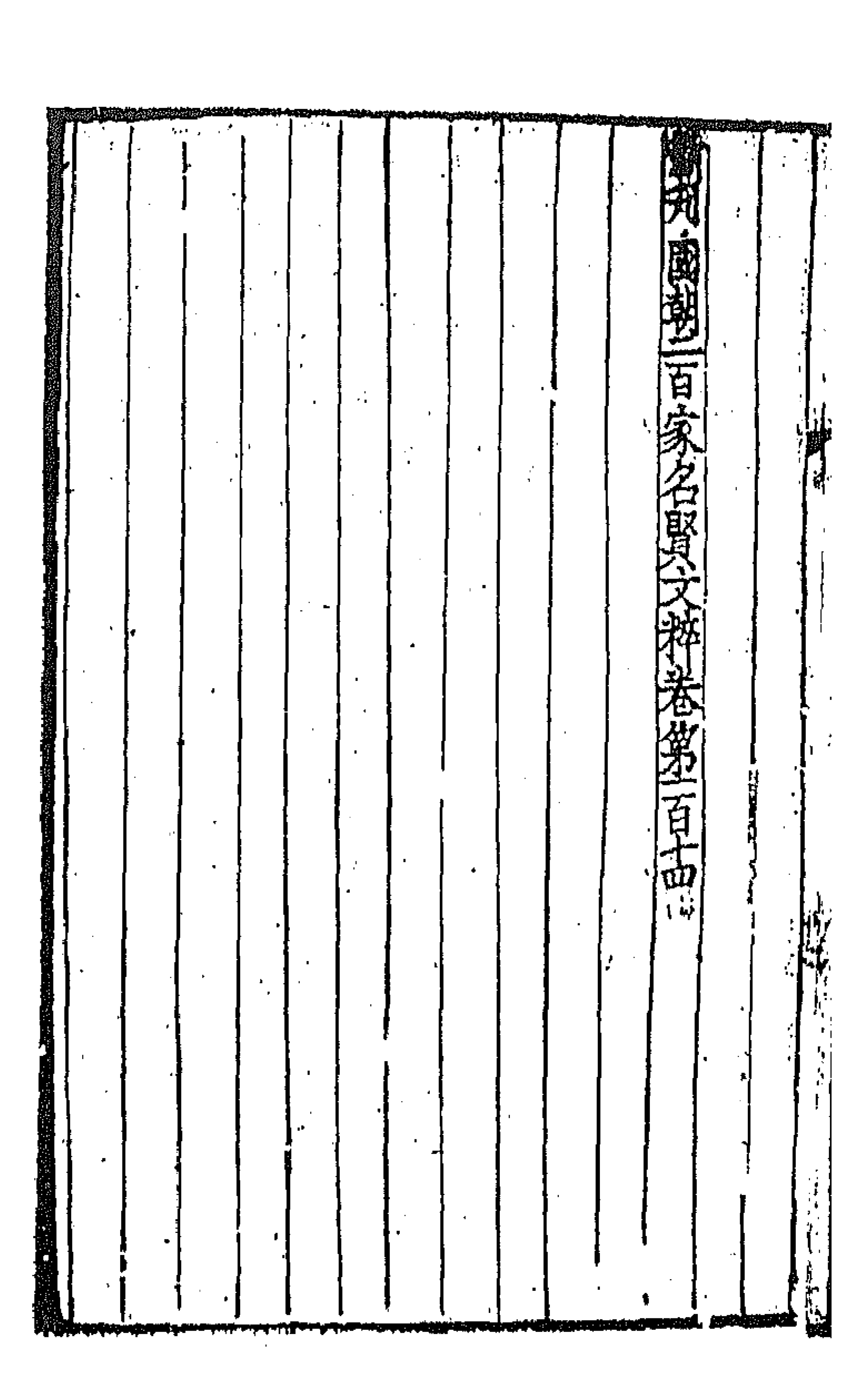
集叉勢不自由有目弗並來則何從遂命戰兵以俟尋亦歎
塞自歸仍令兵禍以來諸族咸擧其用并四寨山川之廣畀毋
壞替子之豊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
虚再犯誓言專求小利困念自焚之禍屢並无名之師者彼遺
民皆吾赤子姑勅邊吏止為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
請今覽所奏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尔
容然尚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存求邊壤非款伏之宜蓋中國
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況復本國前後背誕之餘
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塞門寨本非
所賜已旨揮鄜延經略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
東找界見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略司依前後
朝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
仍候畫界了日依舊別進誓表般發當貢歲賜一切復初朕本
推誠心坦无疑間雖經反覆猶示寬容尚務守於信言庶求綏

放翁餘服

回金國割燕雲地界代三鎮輸賦增幣書

忠惠先生

昨承大統方睦鄰邦雖道里之甚遐聞英姿而可想深惟[illegible][illegible]講好先自本朝之謀殆至約日告期同與燕山之伐親[illegible][illegible]實在厥初固已備形載書責同守信誓屬疆吏之生事致怨兵之遠來已誅前者誤國之臣乃屏退含嘗講和之議戒敕諸將亟先還歸師復遣行人申諭三鎮適會其民戀土誓死不移致使此方構兵迄今未已重傷百姓之命徒失兩國之歡思尋舊盟冀定長策今者不敢愛燕雲已得之地歸此土疆又復代三鎮賦入之常增以歲幣載惟克達深所樂聞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十四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五

記

國事記

皇朝龍飛記　趙韓王

周顯德七年鄭王在位正月定州奏北虜併國入寇鄭王憂懼初二日帝命澶州節度使慕容延釗率兵北伐是日又命上總領大兵北面討伐宣賜金帶銀器鞍馬鎧甲器仗數十万初三日上擁衆出愛景門車騎整肅有不可犯之勢宣徽南院使昝居潤奉勅安排御筵餞送於郊外大臣樞近祖席相望送行爲一時之盛先是都下軍民相與謡言有扶策之議士庶恐怖扶老攜幼寄於他所者不可勝數惟内庭之間晏然不知及啓行之日軍律甚嚴都人始安堵日昊師次陳橋驛余時年二十九爲歸德軍節度掌書記從軍北征宿於此驛初夜皇弟匡義爲内殿祗候供奉官從行忽來謂余曰適人有報驛門外諸軍將

若遽然聽諸將謀欲扶策大尉為天子安有此不祥之事遂密
令人偵之未及反列校等突入余寢所喧譁言曰我輩犯霜雪
來往命蓋為國家今上無君長功成誰賞我哉衆議今策大尉
為天子則此致我輩亦不為難余與皇弟大都押衙李處耘各
以逆順之理曉諭且折之曰強敵寇邊雄師在此爾等甲兵幾
何便欲扶策夫子況大尉一心忠赤通於神明若聞此事必誅
殺汝輩不可貴草列校等相顧亦有稍稍引退者良久復挺
刃張弓言詞簇暴皆云大尉功德高於天下我輩營中已有定
議言訖出口豈可退而受禍哉理在必然也大尉親從都來幾
人雖受殺傷豈能當抵万一叔察其情狀頃刻不虞鋒刃交橫勢
不可遏皇弟與余同聲厈之曰爾等本為上無君長皆欲扶竪
天子事關成敗成則佐命功目敗則狂迷叛卒且須穩審何得
便肆喧悖遂相率列坐房中衆議余復謂曰比以并寇與大戎
諸結連侵犯封疆諸公比行奉命征討今忽萌此大事北面強敵

傳諜云梧不如退殺戎虜功成回日徐圖此事諸校復曰方今
主幼政多門若候殺賊回京已懷疑忌兼此无倫便入京城
策了官家我輩方是有主殺賊未晚若未扶策六師亦不肯行
余曰皇弟曰國祚廢興盡關曆數軍情如此无可柰何全不商
量恐成誤失於是皇弟及諸校曰扶策帝王更改朝代雖云天
命均在人心此際前軍已過黄河稍將臧居鄭鎮京城若亂諸
處不惟戎賊交侵轉恐天下多事新君縱立後患不輕不如嚴
戒軍士勿令剽掠京城京師不亂諸道自安但能全此功勳可
以長久富貴諸校等聞勸諭已各識變通皆云只為扶策官家
固非劫奪財物不令亂鬧管取安寧上下同心更无異議商量
既定夜至四更遂差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告殿前指揮
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審琦言聖上以雜遏軍情即受扶
策去城不遠即使到來要安衆心免生驚懼諸頭有置各有區
分事件稍嚴東更不備錄將士圍繞守候天明上以祖席連縮困

於否酩酣酊熟睡殊不知軍中之謀漸分曉色四面喊叫震動
鄭野余慮有不測走白事由已見將校數人直入寢閤擐甲露
刃厲聲曰諸軍無主今日策太尉為天子上驚起著衣竟諸校
便扶出廳事以黃衣加上體脫免不獲兵馬闐咽歡聲滿前皆
羅拜於庭下万歲之聲聞于數十里內外騰沸擁迫上乘馬南
行數里上驚怖未定皇弟叩馬首諫曰此去京城不遠恐將士
等倚恃推戴之功恣行剽奪反以為乱願賜禁戢上乃勒騎謂
諸校曰我本奉命北征爾輩自貪爵祿以鋒刃逼我為君王命
我甯歸京師我既從汝矣今復有命汝輩亦當從我乎衆皆下
馬曰惟命是聽上乃諭之曰太后與少主我嘗北面事之當朝
權貴与我比肩事主爾輩切不可逼迫宮內有所加害京師士
庶及諸司庫務朝廷之根本爾輩不可輒恣剽劫亦不可驚動
居民從吾令即當以金帛爵祿為賞不爾則連隊誅戮諸將皆
稱諾稟命六軍長驅至都門秋毫不犯行伍肅然皇都百万生

民賴上之一言皆無驚動自古改更朝代未有若此者也先是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指揮使韓通為京城巡檢使麤暴有勇略時人謂之韓瞠眼其子亦有智數每以上得眾常勸通為不利通以為意意至是上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閤聞变惶懼奔歸率眾為備軍校王彥昇遇之於路躍馬逐殺之并殺其妻子上以彥昇專殺大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於是周帝与太后及大臣議其去就久之已聞諸校勸進不已輔相樞近相次皆至上見之嗚咽流涕曰辜天負地事出不意六軍迫脅我無以處之奈何宰相范質等相顧以軍情已確大后已有禪讓之意王溥降堦再拜質等咸降堦再拜呼万歲周帝詔文武百寮班于崇元殿下降手詔曰昨以北戎入寇邊境震驚遂命討除建期平亂屬以方在幼沖勉荷基業雖大臣竭力以扶持然禁旅群心而不進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趙御名今月四日部領內外

大軍至陳橋驛軍情忽變天命有歸既務静於寰區理難違也
推奉宜行揖讓之事以副億兆之心布告中外當体朕意宣徽
使引帝上龍墀聽命再拜宰輔以下第就東階外殿易御服登
御座受羣臣朝賀是日降詔曰帝王廢興蓋由符命尚人情之
已去諒天祿之永終宜遵至公式循舊制今奉周帝為鄭王永
為國賓仍遷於西宮復降詔曰封二王之後備三恪之賓所以
示子傳孫興滅繼絕夏商之居杞宋周隋之啓介酅古先哲王
實用茲道矧予涼德歷試前朝雖周德下衰勉從於禪讓而虞
賓在位豈忘於烝嘗其封周帝為鄭王以奉周嗣正朔服色一
如舊制務遵典禮稱朕意焉又尊帝太后為周太后並遷于西
宮所司供給務令豐厚詔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
宗堯杞不止于本朝義必尊於有德著於祭法朕甚慕焉矧惟
眇躬逮事周室謳謡獄訟雖云新造之邦廟貌園陵豈忘舊君
之禮其周朝嵩慶二陵及六朝宜令有司以時差官朝拜祭享

求為定式初五日大赦天下門下朕以五運推移上帝於焉眷命三靈改卜王者所以膺圖朕起自側微備嘗艱阻當周氏秋革昧從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踐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與能屬以北虜侵疆邊民罹苦朕長驅禁旅往殄胡塵鼓旗纔出於國門將校共推於天命迫迴京闕於戴耻躬紉全以曆數有歸尋行禪讓兆庶不可以無主万機不可以曠時勉徇群心已登大寳昔湯武革命發大号以順人唐漢開基始因封而建國宜國號 大宋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乘時撫運既協於歌謡及物推恩宜周於華夏可大赦天下應正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罪人所犯罪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无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應貶降責授及勒停官等並与恩澤諸犯徒假男女人等並放逐便其內外馬步兵士各与等第優給諸軍內有請小分料錢者特與加等第給中外見任前任職官並与加恩文武昇朝官內外諸司副使禁

軍都指揮巳上及諸道行軍司馬節度副使藩方馬步軍都指
揮使應父母妻子未有官及未有敘封者並與恩澤士父母未
曾封贈者並與封贈諸處逃亡限赦到日內即於所在陳首並
與放罪依舊軍分收營如出百日不來自首者復罪如初念彼
愚民或行奸盜爲茲解網咸許自新諸有草寇處仰所在州府
及巡檢使臣曉諭招收若願在軍食粮者並與衣粮如願歸農
業者亦聽取便於戲革故鼎新皇祚初膺於景命啓家為國洪
恩宜被於寰區更賴將相公王同心協力共裨寡昧以致隆平
凡百軍民深躰朕意翰林學士承旨陶穀行是月契丹之兵皆
自引退先是民間有得梁朝沙門宝誌銅碑記讖未來事云有
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万万年江南李王
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應圖讖及上受禪
而宣祖之諱正當之始知天命有所歸矣昔以非材預叅軍要
因覩昌運援筆直書庶使後代知我宋龍興天命自集非人力

也建隆元年歲次庚申十二月初十日諫議大夫樞密學士賜紫
金魚袋趙普記

永洛城事記　　浮休居士

乙丑歲西客有以永洛事語餘者曰言初經略使沈括建言本路
既獲米脂寨以備山勢險拒者川十三舍下瞰夏夏平川千餘
里皆沃壤可以耕稼為屯田之計今乞於米脂間城永洛屯勁
兵以抗虜則河南地盡可以耕種靈武孤危不日而復矣朝廷
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馳驛至延州射量利害時元豐五
年七月也禧等至延安與括同相度意合即奏言如括奏議朝
廷討之然永洛者在有山之東附橫山之脊三面重崖懸嶺
惟路可通車馬盖虜人必爭之地又城中无井泉唯城外有无
定河設溝之泉可以汲食故諸將頗以為不然而禧括貪功
生事決意城之爭者莫不切笑及禧等來親授御前劄子自鈐
鄜延安撫使种諤而下盡受節制方大會府庭出劄子以示諸將諸

將皆駭然失色自摠管曲珍而下唯唯不敢立異議惟种諤極言不可禧怒以語諤曰君不畏死乎而敢沮機事耶諤曰城之則必敗敗即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即奏諤跋扈異議不可与偕行有詔留諤与守延州八月甲子禧舜舉及括等率番漢十餘將凡八万兵役夫荷糧者倍之於是李浦前將軍本路將官呂整佐之曲珍將中軍高永能佐之王湛將後軍景思誼佐之李稷主運餉治版築諜畫進退悉決於禧括及舜舉与聞而已戊辰至于永洛環兵外向旬有二日而城立乃留孫寺諸將以守兼護役作制樓櫓而禧括舜舉及其幕府官屬率牙兵八分人先歸至米脂以遣人來告夏人至矣初虜聞王師之城也其事用者以為此城不爭則橫山盡爲漢有遂舉國為存亡所係要當以死拚之又知諤不在軍中益無所憚於是悉發境內引弓之民誘召吐蕃達打回紇之兵以為不足又乞於契丹步騎三十万欲以全兵取勝以

報朝廷五路之役前後大舉兵時鄜延兵隸惟詩麾下故有功
克米脂取白豹龍盔湯驛廬等戍斬首數千級奮勝兵將諸甚
視大敵如兒女果敢不怯而禧輕佻少持重居常大言以古
名將及聞賊至恐謂報者曰點羌敢送死乎因語括曰公訓臣
万一不可貽國羞僕与李常侍家上所遣專属以邊事義當往
彼拒敵死生以之遂令左右鞭馬擧舜舉以行舜與舉不敢往及
禧強之即同去且約括曰緩急當相救括舉諾遂行時九月癸
巳也禧至永洛賊兵尚遠翌日凌晨与諸將會于西門觀賊諸
將請擊之以挫賊而高永能者言尤切曰羌性如狗不意而輒
加箠叱則氣折而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以作其狂則猘咬
僕緣兵所不至今其先來者皆精兵欲以當我可速与戰戰則
獸駭鳥散後有重兵亦不敢跬步進此虜之常勢也且壘垓障
天必有數千万之衆使其俱至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願專先
忽爲永能者屬部蕃將年七十餘矣結髮以來幾百戰其人沈

重有謀略生四男皆奉律善騎射羌人常畏之諸將頗以求能言為善惟禧獨不聽敵然自將其鋒曰此非計也王師當以義戰豈可掩其未集耶俟其必列陣相持然後合戰戰而勝与諸君譙門數軍實大爵賞飲振旅而歸豈不快哉且余自有節制可以万全何至効兒女曹狙詐之計乎求能快快而退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日亭午賊騎稍逼禧令出戰於是王師七万陣於城下禧与舜舉坐譙門自執大黄旗謂諸將曰望吾旗麾而進祖而止軍中往往竊笑而已虜大至擬曰先窮賊我師有懼色賊前鐵騎五十涉无定河求能又進前曰此羌人号鐵鷂子騎過河得平地其鋒不可當乘其未渡擊之可使鐵鷂若縱之盡濟我師殆矣禧又不許已而鐵騎過河衝踐王師王師陣動虜將以大兵乘之王師大敗奔歸城中者三万人禧四顧不知所為即圍城以守虜分兵圍之數重乙亥游騎掠米脂括退保安德城虜知王師兵援困盡驟來攻矢石如雨城中

虜攄血並將士皆晝夜戰死不血流衣袂衆能戰數日事至於迎
必先手矢因挂弓於垛絕脛而死三軍皆泣被圍數百日之水以
至裂馬糞而飲會天微雨士將皆露立以衣承焉吮之而止渴
稍稍殺役夫啖之積令士工鑿數井始有浸潤士卒渴甚爭急
至者斬之不能止尸斂井傍已而至于自投井中以飲者蹈藉
而填塞其渴如此凡八日虜遣使呼城上講和請將來結盟意
欲許曲孫斬之積等既急即遣呂文思應命文思至虜中虜酋
坐帳中令坐呂政于地曰尔乃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大尉來
呂政乃還積以孫擬軍政不可遣已而景忠詛自請行積曰尔
乃小將不可思詛曰只今勢已急迫儻能以口舌說之使緩攻以
待外援不亦可乎苟能活數万人之命豈顧一身耶乃入虜中
虜見思詛曰若還蘭會當未脂即當解去思詛白此係朝廷非邊
臣所得專也虜知無益度孫不可得因縶思詛因之城中兵愈
窘孫擬獨步于前謂左右曰城陷吾自刎女當以尸蔽坐中初

思謳矣時橋舜娶募中有水兩甕將士絕飲已三日矣虜亦不知而攻稍緩是日忽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吾見水已三日矣橋以甕中水揚于外示之曰若見水此何物也虜變曰止於此介由是人人疑思謳泄之夜半虜兵四面急攻先梯冗而入王卒飢瘦不能復拒因各潰散舜娶自殺橋偃為亂兵所殺將校惟曲琳王湛李浦獲免兆歸者有數千人千人身皆被擄虜魂利見有衣甲者身鬬不責殺之奪其物而後已故能服者莫大抵皆裸袒被髮至有番落指揮使馬貴者驍勇絕倫城陷不肯逃持刀大呼出入虜陣中殺數百人而後死初琳之失馬危甚忽有去人牽馬以授之曰此曲太尉乎因得馳去是役也正兵及糧卒死者凡十余万人官吏將校數百人前此朝廷詔熙河蘭會路制置使人內副都知李彥將兵十余万救之未至而城陷被圍諸路不奉朝旨先肯救者惟河東經略王衡命大將張世矩以便宜發二万騎救應亦不及矣虜既克永洛則乘勝欲進

盜延州會眼之日諸番誘會者日夜思歸見人不能約束之所
得城中財物器甲不平皆失望而歸虜將懼變乃擁兵米贈城
下而退始余嘗患求洛之事傳者紛二不一類多亂偽往往朝
廷之上搢紳之間互有差異雖有知之詳者盡亦畏避而不敢
聞余嘗言頗詳而有理且日方見是時僕在延安而親族一人自
求洛城中脫歸故為可信於是書之以貽後人

茂州東生閣記　跨鼇龍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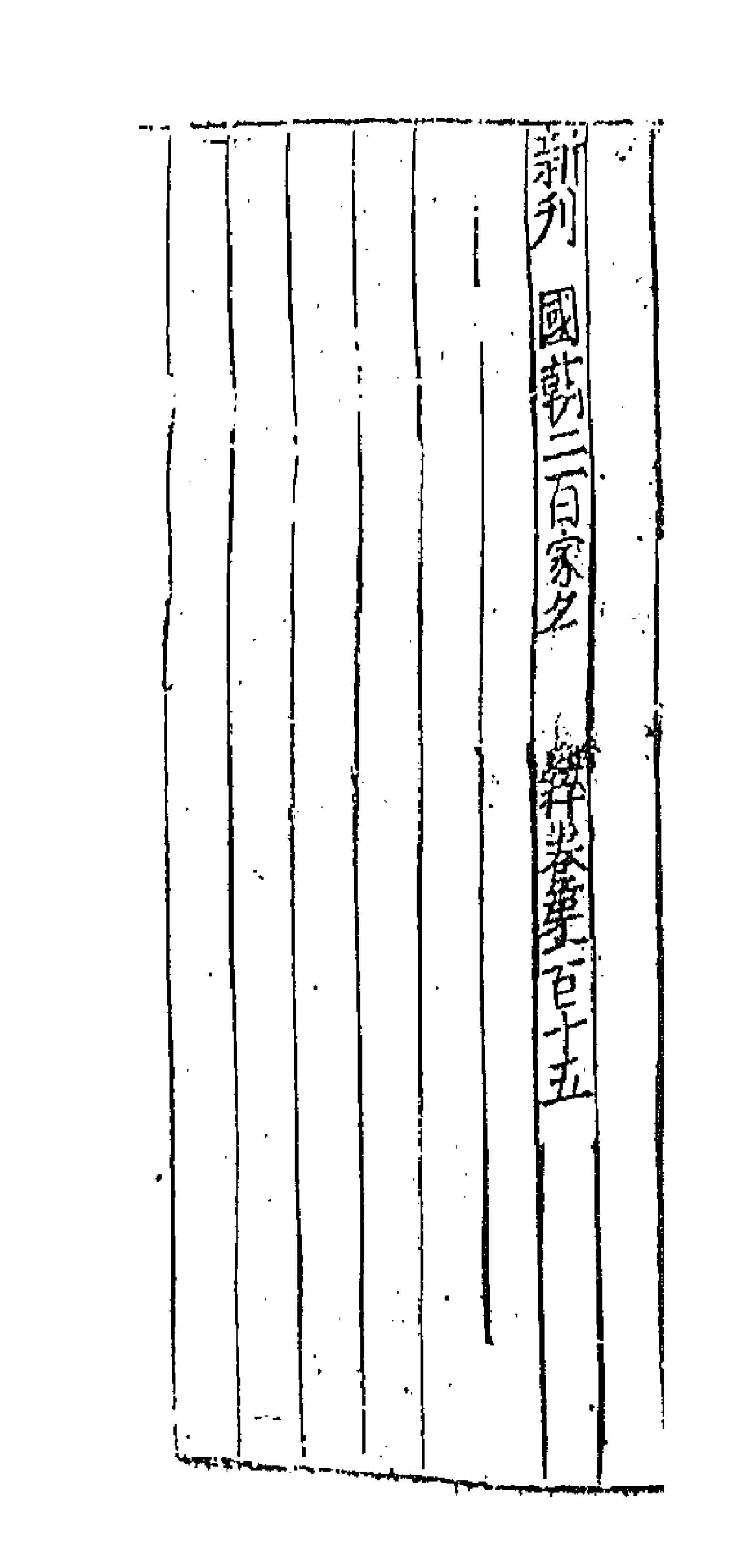
政和丁酉正月辛亥靜塞諸羌叛火析博市掠居民千虜婦女
數百屠堡巡聚落始大焚燬競掠財貨而歸適民有春醮
賊縱飲至漏澤園昭惠祠朋醉良能與君郡閣守司戶曹杜掌
攝事不知兵民號求救爭趨城闉掌為閽扉閉城以守城中尚
有戍兵百士丁三千人皆叩頭願戰掌不許趣收城鑰士丁
犍者千輩至夜請縋城而下掌曰城禁嚴重賊已醉殺之不武
吾初幽僅縱之往如姑出官吏具曹不識機會以告民留敵

曾不之恤也癸丑復引生羌來攻城矢石如雨人負板以行逆
絕龍溪三谿水道賊衆泄洄人无櫵蘇撤屋以爨援兵至賊始
解去朝廷命成都鈐轄周壽節制軍事鈐轄張永鐸統制軍馬廉
訪使者丁瑀監其軍三月庚子至相公嶺羌賊六百迎戰士氣
銳甚左右軍馬翼卷東賊居中東兵千蜀兵三千餘欲接戰衆
鋒摩兵賊先遺類矣乃下令小旗鼓問賊何來答云求取酋
曹息叔日旲賊稍稍依山長嘯而去王師入城永鐸闇懦无謀
四月己未明烈堡碉[illegible]蠻蛀族六十七人降軍軍丁瑀以爲諸
因命酋之取酋曰不報是時數其罪而戮之則諸羌膽落不敢受
盟遂之遂可班師優柔不斷臨老邊患以遺後人五月癸丑西
將兵永壽及張永鐸議貫攻靜州堡而東賊先知備上敵
師行却賊里賊鳴角相應王師七百人皆自潰凡偏裨將十一人
不戰而死先一騎一卒返者始兵永壽為大將當首冒奔衆
壽猶卧營中不知師敗比聞報乃行至故州寨道以胡部顯謂

之奏凱而還上嘗勞之永鐸居帳中股慄不能言大賊將淦㪯類不滿二百其勝兵者才七八十人爾權捕盜賊一巡尉之職而帥司張皇其事至煩樞府數處將兵他路鈐將飛輓饋運一方震恐凡費國用四百萬緡兩蜀由是困矣上遣中官何伯通究其條役具五事以聞逮繫張永鐸丘永壽于獄貸罪蕃表復命孫義叟節制綿茂州秭支直將中軍以旂野義軍為先鋒首破赤土山深入板舍源部族凡射傷賊賊視其稽沸謂前有神如敢恭時夷人奔逋授山被谷至濕山脊去茂无兩舍犇坌諸羌助草牽羊抱茂州將賈宗範定投戈丐命願平夷嘯圍遠從幽陰以田授宋世世不敢犯邊若孫義叟傳令搜大軍由是時亶若違戎則諸羌束手就死矣賈宗範即受旺烈等降叉慰安之奏諸朝賜酋領官月給茶綵綿戎分屯後靜塗羌益驕時時跳梁謂法非我制數出為寇子昔以書記從戎目擊其事數進議不合毋從旁觀同列咋舌以校卯世曰何乖謬若此一切誕

讓公肆欺矣是當有陰書貴且東盜藏其妻各有時然一日縱敵數
世之患是役也三月丁未強暐十六族投降次水四三日不肯
濟庚戌聲言願得二郎中來盟乃可濟承歸屬成都儀曹趙涉
副其入不測之虜乘桴至中流浪激桴桴覆同行八人而七人
溺死獨某脫蛟涎免葬魚腹中是所謂更生者此也四月己卯
承歸又迫某與犍爲永康益目環視兵夫病給藥劑晝日癘毒
作某益目皆仆床死數日不知人是所謂再更生者也其溺也
歷原居汨羅其病也童子在膏肓豈料見今夫日已矣百世追
谷者宣和癸卯八月誤恩貳郡恍惚疑若經行夢中不知是覺
子之更生止是而已乎嗟嗟茂繞三里之城如方落絮某教士
之民勃蹊半歷野外老人動輒什伍爲群日夜舞持弓刀躪我
市肆奪我糇糧剽傷其妻畜前守王君彥御病之慨然召將佐父
老告之曰城亡以保汝汝不可亡城爲汝保也且起是畚築百
堵興矣大師麾徽猷惡其害君彥御飲恨以罷役後二年有靜逸

之禍且折柳樊圃何足禦狂九河封閉未能拒敵然綠之備實
乎已蠶為垤蜂為戶兔三其穴狗兩其竇鹿環角以戒豪豬為
城以全生巢高窟深塒雞籠禽各欲知其畏避若等不幸生長
荒服安於下賤且无城以保聚故咸寧政和再罹西羌兵火嗟
嗟爾火夜鼎游魂亡招往者已遠來者未知仁人有言其利必
博閣在揚靈祠下非識殺地也因以書事待野史之鈎採云年
月日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　粹卷第一百十五